



郑逸梅 笔下的艺坛逸事

●朱孔芬 编选

幽夢新影

鄭逸梅撰

壯士跨馬逸士騎驢

柳宜鶯宜蟬宜煙宜霧宜細雨

宜斜陽宜曉風宜殘月宜長隄

宜古道宜紅樓宜小榭宜繫系青

驄宜維畫舫

心中無一事繁系然後讀書得

其奧飲酒得其趣睡眠得其適

◎ 上海书画出版社

BI XIA DE YI TAN YI SHI

ZHENG



J120.96
Z766



郑逸梅

笔下的艺坛逸事

ZHENG YI MEI

BI XIA DE YI TAN YI SHI

●朱孔芬 编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逸梅笔下的艺坛逸事/郑逸梅著;朱孔芬编选.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6

ISBN 7-80672-234-3

I. 郑... II. ①郑...②朱... III. 艺术史-史料-中国-民国 IV. J1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210 号

责任编辑	素 颐
装帧设计	杨关麟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倪 凡

郑逸梅笔下的艺坛逸事

郑逸梅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cpsh@online.sh.cn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8.625 印数: 1-5,000 字数: 22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2-234-3/J·204

定价: 18 元

序

记不清具体哪一年了,大概是 80 年代初吧,我偕《文汇报》副刊编辑金晓东兄,到长寿路郑逸梅先生寓所拜访他老人家。当时谈了些什么,现在已不复记忆了,但郑老谈笑风生,对后辈热情有加,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老谢世后次年,我又陪同香港文史掌故专家、收藏家方宽烈先生去郑寓拜访,这次见到的是郑老哲嗣郑汝德先生。他捧出郑老收藏的名家信札数厚册,我在随便翻阅中发现我 70 年代末写给他老人家的一些信竟也完好地粘贴在内,不禁大感惊异。要不是郑老妥为保存这些信,我向他请教过什么问题,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当时只是文坛上的一个无名小卒,没想到郑老不论名气,一视同仁。

后来我在旧书摊上觅得郑老早年著作《花果小品》,系 1935 年 4 月上海中孚书局初版本,开本很特别,为 32 开横式竖排本。据我所知,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开本的著作只有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和《西还》、吴曙天的散文集《断片的记忆》、艾

青的长诗《火把》单行本等寥寥数种。我很喜欢这册《花果小品》，于是寄请郑老题字留念。他老人家虽然手已颤抖，仍高兴地在扉页上签名钤章。这册签名本我至今宝藏着。

90年代初，我的好友袁进兄为台湾业强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撰写《张恨水传》。我是这套丛书的总策划之一，按照丛书体例，每种传记前应请与传主有过交往的文坛前辈作序。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郑老，于是又冒昧地去信打扰。没想到郑老欣然命笔，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张恨水为《逸梅小品》作序、张恨水一手执笔杆一手抱小孩勤奋写作的动人情形，雪泥鸿爪，弥足珍贵。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又受香港《明报月刊》主编潘耀明兄之托，恳请郑老为《明报月刊》撰写回忆民国文化名人的专栏。郑老满腹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这件事在他老人家无疑是驾轻就熟。他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了很多篇，在海外华文文化界倍受关注，成为他晚年写作生涯的一个亮点。

我与郑老的交往仅限于此，一次见面，数次通信而已，套用古人的一句话，或许可以称之为“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郑老历来被视作中期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但他与早期的李涵秋、徐枕亚，中期的周瘦鹃、张恨水和后期的秦瘦鸥诸位有所不同，不是以小说见长，而是以散文小品取胜。假如我们要举出鸳鸯蝴蝶派散文创作的代表人物，恐怕就非郑老莫属了，尽管周瘦鹃、张恨水等人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

郑老早年的散文多以文言出之，中、后期则是文白相济，并逐渐过渡到以白话为主。这自然与他身处中国近现代之交有关，如果详加分析，不难把握他的散文创作历程清晰地显示了文学转型的轨迹。虽然如此，由于郑老具有丰厚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的散文创作不由自主地沿袭古代“小品”的传统，带

有浓郁的“笔记”气息。早期是这样,后期仍然是这样,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改变罢了。这点在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补白”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艺林散叶》和《艺林散叶续编》两书奠定了郑老作为“补白大王”在现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地位,难怪不存偏见的新文学作家楼适夷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在郑老逝世以后所写的纪念文《人淡似菊品逸于梅》中曾经指出:“郑老的补白多则数百言,少则十余字,文字精练,耐人玩索,吉光片羽,足资启迪。他写人物,只描画其一眉一目,一笑一颦;记事件,只择其涉笔成趣的精彩部分加以渲染;抒情怀,也是含蓄浓缩,以格言点缀其间。如最短的一条‘许地山擅弹琵琶’,寥寥七字,就把许地山鲜为人知的特长和盘托出。这种‘补白’被论者称之为‘郑公体’,既继承了六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和清代张潮《幽梦影》的传统,又有郑老自己的创造和风格,推陈出新。”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同时还要作进一步的发挥。不要小看了“补白”,没有相当的学识、见闻和才情,是写不出那么多短小精悍、引人入胜的“补白”的。就独创性而言,“郑公体补白”其实是开拓了一种新的文体。上个世纪的文学家中,鲁迅是文体家,周作人是文体家,沈从文是文体家,郑老又何尝不是文体家?“补白”因郑老不遗余力地提倡而为文坛所重视,为后人所效仿(记得盛巽昌先生就出版过“补白体”的著作),这在文学史上理应大书特书一笔。

郑老著述甚丰,等身之说,对于郑老,可谓名至实归,当之无愧。遗憾的是,郑老尚有许多佳作未曾结集行世,以至喜爱郑老文字的读者至今无法窥其全豹。这次上海书画出版社搜集刊印郑老的回忆录,分为《郑逸梅笔下的书画名家》、《郑逸梅笔下的文化名人》、《郑逸梅笔下的艺坛逸事》三大册,同时配以精美插图多帧,以增读者的阅读兴味,实在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郑老交游广泛,博闻强记,他所回忆的这些民国时期的画苑大家、文坛雅士以及各界名流,他们的趣闻轶事、个性风采,或得之于亲历亲见,或闻之于当事人的追忆,大都为局外人所鲜知,由郑老那枝精炼老到的史笔娓娓道出,愈发栩栩如生。张恨水曾说郑老“温文尔雅,不但其人如是,而文亦恰如其人”,这三大册回忆文字正好证实了张恨水此言不虚。郑老在这三册回忆录中所提供的许多珍贵的文坛史料,足以补充官修“正史”之缺漏,纠正某些“传记”之偏差,对研究探讨民国时期中国各类知识分子特别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群人的思想、情操、爱好和成就以及局限,均不无裨益。诚然,书中误传误记之处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但相比之下,只是白璧微瑕。

拉杂写来,权充弁言。自知才疏学浅,难以道出郑老文采风流于万一。隽永可诵的当然是郑老的文字,我这篇不像样的评介如能免于佛头著粪之讥,则于愿足矣。

陈子善

2001年金秋10月于海上

目录

序	陈子善	1
我所知道的柳亚子		1
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巢南		14
我所知道的高吹万		18
姚石子有功乡邦文献		27
南社耆宿叶楚伦		30
徐悲鸿妙绘李根源		42
光复上海有功的李平书		53
关于吴稚晖		61
宋教仁轶事以外		64
我所知道的刘三		74
爱国老人马相伯		78
步林屋讥讽伊峻斋		82

沈钧儒的“与石居”	85
李公朴之死	88
教育家黄炎培	90
于右任往事一二	93
读万卷书之张学良	97
郭沫若归国经过	99
“交际博士”黄警顽与徐悲鸿	102
女杰施剑翘善书	106
忆叶恭绰	108
张伯驹的鉴赏与珍藏	115
风趣老人朱孔阳	119
杨令弗诗书画三绝	129
陈端友的琢砚艺术	132
陈叔通与百梅藏品	134
海内收藏尺牘的巨擘周作民	137
鉴赏名家王春渠	139
印谱收藏家张鲁龢	141
刻苦学艺的汪大铁	143
沈心海的品花会	145
藏奇石的许问石	147
点石斋石印书局和吴友如其人	149
我国自制印刷铜版的第一人赵鸿雪	153
商务两耆宿——高梦旦和张元济	155
章锡琛创办“开明”的经过	160
金祖同与中国书店	164

程小青和世界书局	166
老报人汪康年	174
回忆老报人邵飘萍	178
新闻界前辈钱芥尘	183
报坛耆宿陈冷血	187
记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	189
蒋吟秋有功文献	194
严独鹤的斋名及其他	203
忆戈公振	209
忆成舍我先生	211
京剧泰斗程长庚	213
伶界大王谭鑫培	217
孙菊仙和汪桂芬	225
余三胜与余叔岩	231
一代艺人冯春航	238
昆剧和徐凌云	242
梅兰芳的家庭生活	244
但杜宇和殷明珠	250
AA 女士傅文豪	257
后记	编者 260

我所知道的柳亚子

1987年，为柳亚子一百周年纪念，为了百年祭，当然有所点缀，并有“柳亚子和南社纪念研讨会”在苏州定期举行。我在南社，忝列末座，曾和亚子联杯酒之欢，追念之余，岂能不有所记述。至于亚子怎样创办南社，怎样参加社会活动，这些荦荦大端，我都不谈，因这些早有人谈过，再谈似乎赘余，多此一举了。前人所谓“不贤识小”，我甘居不贤，记些琐屑小事，以充篇幅吧。

亚子在《南社纪略》上，写过一篇自传式的文章，人传不及自传的正确，这是第一手资料，我先来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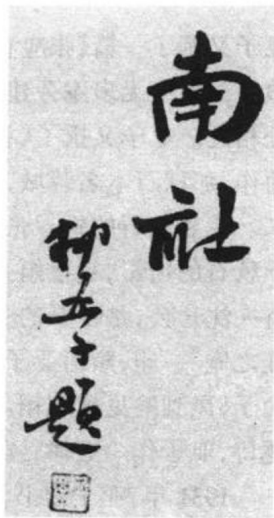
亚子行吟图 尹瘦石作

个誉文公,但这篇文章较长,我把它简略一些,偷工减料,尚希读者鉴谅:

我是江苏吴江县北库镇大胜村人。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字亚子,现在却名号统一,只以亚子两字作为我的符号了。我的高祖古楂先生,讳树芳,曾祖蒔庵先生,讳兆薰,祖父笠云先生,讳应墀,都是以文章道德,望重一乡的。我的父亲钝斋先生,讳念曾,清廉生,能写小楷,散骈文和小诗都可下笔。我的叔父无涯先生,讳慕曾,是以酒量、书法、算学三项著名的。我生平倔强的个性,遗传于父亲者为多。我母亲姓费,名漱芳,晚号德圃老人,从小跟一位女先生徐九如读书。这位女先生,便是乾嘉时代吴江名士徐山民先生的女儿,她的母亲吴珊珊,还是随园主人袁子才的女弟子呢。我母亲虽然后来废学,但《诗经》和《唐诗三百首》却滚瓜烂熟得能够背诵,我小时候读唐诗,就是在她膝下口授的。我们的家族,世居大胜村,清光绪二十四年秋,才搬到黎里镇上来。那年我是十二岁,记得先前一两年,就学做诗文,到这时候,可以写几千字的史论了。父亲头脑很新,戊戌政变时代,左袒康、梁,大骂西太后,我受他的影响很多,我曾有拟上光绪的万言书。光绪二十八年,到吴江城应试,始和陈巢南相识。我的父亲和叔父都是长洲(今吴县)大儒诸杏庐先生的弟子,而巢南曾从学于杏庐先生,所以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应该叫巢南做师叔呢。光绪二十九年春,我因巢南和同邑金鹤望先生的介绍,加入中国教育会为会员,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认识章太炎、邹威丹、吴稚晖、蔡子民几位先生。爱国学社解散,我回到家里闲住了半年。光绪三十年,到同里金鹤望先生所办的自治学社念书,醉心革命。光绪三十二年,又到上海,进钟衡臧先生所办的理化速成科,想学造炸弹,结果生了一场伤寒大病。后来想进健行公学读书,却被高天梅拉去教国文,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中国同盟会。同时,复以蔡子民先生的介

绍,加入了光复会。这年旧历九月九日,回到乡下和郑佩宜结婚。光绪三十三年冬,薄游上海,偕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小饮酒楼,便孕育了南社组织。直至宣统元年(1909)十月一日,这晚清文坛上的怪物,居然呱呱坠地了。

亚子的出身和他的品性,此文具有大概的轮廓。他取字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居,更慕南宋词家辛弃疾的为人,辛氏号稼轩,所以他袭用弃疾、稼轩,为自己的字号。辛氏别署青兕,他复请顾青瑶刻了“前身青兕”四字的印章(青瑶为顾若波的女孙,能画、擅诗、工篆刻)。他的旧居大胜村在分河之滨,有一古柏,高耸入云,树身又极巨大,当年叶楚傖往访,楚傖南人北相,体颇魁梧,抱之不能尽其围。筑有养树堂,堂有联云:“无多亭阁偏临水,尽有渔樵可结邻。”为境绝佳,后因地方不靖,亚子父之柳钝斋迁居黎里,亚



柳亚子题写的“南社”

子不忘其旧,乃请南社社友黄宾虹、顾悼秋、余天遂、楼辛壶、陆子美等,各作一画,名《分湖旧隐图》,又征社友题咏,汇成一帙。以上所谓南社孕育者,不尽为南社社友,如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便没有加入南社。

亚子绘图寄意,尚有《梦隐第二图》、《江楼秋思图》、《江楼第二图》、《远东夜猎图》。1927年,他亡命日本,著《乘桴集》,明年四月回国,作《樱都跃马图》,至于作《秣陵悲秋图》,那更沉痛出之,原来他的同乡张秋石女烈士殉难南京,时为1927年,亚子由日本回国,赴南京访寻秋石骸骨,不可得,便请陈树人绘了这幅

《秣陵悲秋图》，亚子自题上《摸鱼儿》一词。还有一幅，出于山阴诸宗元手笔，宗元在画上题了诗，如云：

天下伤心又此秋，蛾眉肝胆世无传。

石头城下栖霞道，痛哭应登扫叶楼。

亚子又撰写了一篇《张应春女士传》，应春是秋石的字，后来在黎里镇莲荡南岸无多庵旁建了个衣冠冢，和明末叶天寥女小鸾埋骨处相近。亚子又撰写了《礼蓉招桂庵缀语》三十二则，都是为秋石而作，那秋石本名蓉城，曾化姓名为金桂华，这是礼蓉招桂的由来。我和秋石的堂叔张仲友同事某校，颇多往还，承仲友赠我一帧秋石的遗影，貌很娟秀，温文尔雅，遭这惨祸，能不惋惜。南社诗人沈长公，是秋石的父执，长公子哂之，擅刻印，刻了“礼蓉招桂之庵”一印，赠给亚子，亚子写了一对联答谢他：“虎父从来无犬子，凤雏终见握龙韬。”有一次，亚子的女儿无垢以玫瑰花乞父题诗，亚子作一五律，读了觉得似为秋石而作，见者引以为奇。

1931年，亚子致书其友姜长林，追忆往事，又谈到秋石。最近上海图书馆编《柳亚子书信辑录》一册，付印问世，其中致姜长林的很多，可是我看到的这封信，却没有收入，大约是铁网遗珠了。现在把这封信，节录于下：

我的生命史中最热烈的一段，就是在闸北的情形，什么武力统一，什么做余兴，大概你也忘不了吧！最奇怪的，我似乎离不了春姊（指张秋石应春而言）和你两个人，你们一出去，我就感到烦闷和无聊，夜间非等你们回来后畅谈一下子才睡觉。搬到法租界后，还是这个样子，常常谈到十二点或一点钟不肯睡觉。大家都像小孩子一般，一点也没有大人脾气。在史冰鉴来以前，我心中很恐慌，怕来了一位大人，就把我们都拘束起来了，谁知她也是一个小孩子，我们兴致愈弄愈好，这时候的情景，我有点忘

不掉啊！现在死的死了，活的又天各一方，真是不堪回首，奈何！

亚子另有一诗，涉及秋石与史冰鉴：

张娘妩媚史娘憨，复壁摇赐永夜谈。

白练青溪厄阳九，朱栏红药护春三。

亚子的《书信辑录》中，除姜长林外，致柳非杞的也很多，且饶有趣味，如云：“老不给你回信，因为你硬要我写毛笔信的缘故。砚台和笔墨，早有一位尹瘦石先生送给我了，但要我磨墨开笔，实在太讨厌，因此，只好索性不写。你直接写信给我，最好写平信，不要挂号或快信，因为打图章，太麻烦了。”又云：“题牛诗如下：‘吹笛骑牛谁氏子，沈吟我自念犹龙。函关倘遣戍西出，会见流沙尽向东。’末句的意思，我自己也不甚了解，哈哈！我的字，弄得不好时，是什么人都不认识的（某次，有人把亚子信中不认识的字，剪给亚子辨认，亚子也认不出来）。 ”又云：“倘然你能到



南社第一次雅集合影

金刚饭店请我吃一次酒,那就更好了,(假定)你身上还是麦克麦克的话。”亚子在信中,谈到汪旭初,谓:“旭初是我姨丈,我的姨母和我年龄差不多,也许比我还小,死去已十多年了。旭初先生对我批评‘个性极强’四字,深得我心,我非常高兴。我是王仲瞿,他不愧为舒铁云。”

汪旭初著《寄庵随笔》有《南明史稿待杀青》一则,谈及亚子,如云:

安如(即亚子)为费敏农甥,敏农,韦斋从兄也。安如少慧,尝读书舅家,舅家诸兄弟多病口吃,安如戏效之,已而成习,其吃乃甚于诸兄弟。年十六七,投文《江苏杂志》,始相把晤,叙辈次,余为尊行,而安如年长于余,志业相契,故脱略形迹,欢若平生。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曰:“卿本佳人,何苦作贼。”家饶裕,而以奔走国事,挥斥殆尽。南社草创,其经常之费,亦取给于安如。自余浮游南北,安如蛰居乡里,中间三十年惟费韦斋丧时,一聚首而已。中日战起,安如以直言除党籍。先是避寇香港,香港陷,徙居桂林,时余方卧病歌乐山,从非杞处得其消息,始复以诗札相存问。安如属草南明史,精力所殫,又因余为介,从朱逮先质疑事,并搜集资料,今俱老矣。

亚子和费韦斋也因细故闹翻,誓生死不相往来,及韦斋辞世,亚子去吊丧,刊《韦斋诸集》为撰一序,述及诟谇事以致歉悔。亚子诗崇唐,辑有《全唐诗精华》由正风出版社刊行,反对宋诗,实则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因一些遗老,喜效宋诗格调,他痛恶遗老,迁恶到宋诗罢了。南社中颇多崇宋的,掀起唐宋诗之争,朱鸳雏起而和亚子对抗。亚子一怒之下,在《南社丛刻》二十集上载一布告,驱逐朱鸳雏出社。及鸳雏死,亚子撰了《我和朱鸳雏的公案》说:“这是我平生所最追悔而苦于忏悔无从的事。”此后亚子编《南社社友姓氏录》,那被除名的朱鸳雏仍旧列名在

内。亚子和高天梅是同事，天梅为高吹万的侄子，当然天梅呼吹万为叔，亚子随之亦以叔称呼吹万。天梅颇自负，称“江南第一诗人”，亚子不服气，有诗讥讽天梅云：“自诩江南诗第一，可怜竟与我同时。”《南社丛刻》第一集，是天梅编的，亚子认为编制太杂乱，没有条理，说“天梅书生习气，做事太马虎”，引起天梅的不欢。1915年夏，亚子和吹万、姚石子，各带了眷属，同游西湖，归来刊印了《三子游草》，为了赠送和出售问题，又和吹万闹了意见，事后亚子逢着社友，总是说：“这是我少年气盛和一时误会的缘故，到现在，我是由衷地向高先生道歉。”林庚白参加南社，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日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深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过了些时日，两人又复言归于好。庚白且贻诗云：“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亚子得诗欣喜，谓：“人木三分骂亦佳，胜于搔痒搔不着。”亚子的行径的确带些童性的天真，令人可恼亦复可喜。他的夫人郑佩宜，名瑛，通文翰，辑有《太原闺秀比玉集》卷，亚子和夫人伉俪甚笃，因刻了一方印章“佩宜夫婿”。但有时也会和夫人闹别扭，佩宜没有办法，乃请姚鹓雏来解围，因鹓雏的话亚子是能接受的。

亚子对于抄书，是不怕麻烦的，他为了研究南明史，自取笔名为南史。一次，借到一部《南疆逸史》，较任何本子都完备。他就不惜功夫统抄一过。又一次请人在素纸上打好朱丝格，把苏曼殊所有的诗，抄成一整本。每集的《南社丛刻》，都是由他把社友交来的诗词和文，誊抄了给印刷所，原来交来的稿，有行书，有草书，手写不易识得，又纸张大小不一，很难编排，且有些用极精雅的笺纸，写作俱佳，经杂人之手，沾上油墨污迹，是很可惜的，不如誊录了，可以把佳笺留下来，付诸什袭。在亚子来说，这是不得不如此的事，抄在规定的每页二十四行，每行三十格的红格